

荣获“鲁迅文学奖”与“人民文学奖”
青年作家田耳长篇力作

揭示人性中的灰暗地带
心理分析重磅文学作品

风蚀地带

田耳 著

魏成功无数次地拆解过这把枪，用汽油洗一遍，涂抹上润滑油，再组合。他的拆解速度已经快得惊人……

枪管黑洞洞的样子，在他眼里有所幻化，显得无限深邃。然后他听到两声轻微细腻的机械响动，他有点茫然，整理一下头绪，才想到，自己手指鬼使神差地将手动保险扳把扳向后方，同时还把击锤扳到了待击发位置。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风蚀地带

田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蚀地带/田耳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 - 7 - 5633 - 7600 - 1

I. 风…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499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7

字数:13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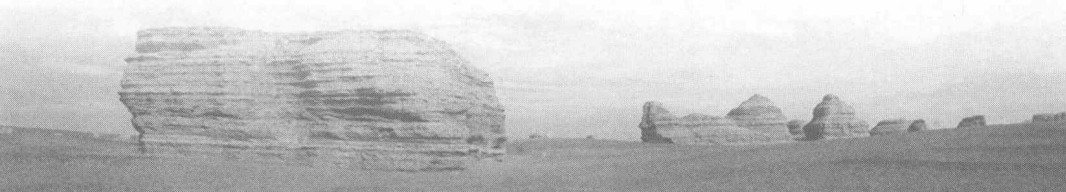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目录

一 小夏	1		
二 老石	9		
三 人间蒸发	16		
四 隐秘的乐园	30	十三 刺字	120
五 小邓	40	十四 极品零件	134
六 明河	49	十五 小邓的运气	141
七 漫长炎热的夏天	58	十六 门洞 2	150
八 枪	74	十七 拼图	154
九 原始记录	80	十八 魏成功 2	162
十 门洞	92	十九 隧道	168
十一 魏成功	98	二十 同谋	181
十二 枪 2	111	二十一 江薇薇	190
		二十二 风动岩	199
		二十三 零地点酒吧	209



一 小 夏

那个下午小夏去了一趟珥城。

从柘州上车时还有很好的阳光和足够蔚蓝的天空，车程过半下起疾雨。车窗外暗白的天光令小夏心情放松，听着雨敲打车玻璃的声响，还得来些怡然自得，随意想些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几乎忘了，此行是要去找一个叫魏成功的小学同学，跟他打听另一个叫江薇薇的小学同学。他有印象，这两人好像是亲戚。

小时候，小夏曾在珥城住过一段时间，也就一年多，然后随他父亲的工作调动，去了另一个县城。小夏对珥城的记忆，也和曾经短暂居住过的别的地方一样，随时间的推移，渐渐单薄苍白。但是，江薇薇还在他记忆里时不时闪烁着幽微的光，虽然小夏已不能随时随地都清晰地记起江薇薇那张脸。当这个小女孩隐隐约约的模样蹭出脑海，小夏精神为之一振，并在柔软的车用沙发上端正了坐姿。他记得她那时候就看得出不同寻常的靓丽——虽然彼时不可能对这些胚胎一样的女孩产生过分的想法，自己的生理发育也严重不足，但审美的本能，又使得他对长相姣好的女生印象深刻。

柘州和珥城仅四个钟头的车程，并不遥远。小夏后来在别的地方上中学，还隐约听到一些江薇薇的消息，读大学后才完全中断。他毕业

分配回柘州以后，江薇薇已经在柘州留下了很多传闻。这些民间传闻辗转传到小夏的耳朵里，不知历经多少道工序，已具备传奇的某些品质，以致小夏听别人说起，老觉着不太真实。

小夏却没有在柘州看见过她。他觉得传闻当中大多数不足为信。但其中的一种说法，最近以来搅得小夏很不安神，于是想到仵城寻找些什么。

下车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小夏看看云层，积水丰沛，显然雨一时停不了。他买一把伞，撑开了走在仵城的巷道，自信可以找到魏成功的家。事情不是那么急，他走在巷道里，让自己悠闲地体会某些童年时的感觉。一直以来，小夏就有一种善感的品质，乐于自我沉浸于一些远离具体生活的状态之中。但他却做了警察。这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事，不小心干了几十年。但那些和本职工作无关的品质，却依然牢固。

仵城不是他以为的样子。

这两年仵城赶时髦搞起了小镇旅游，一切正变得花里胡哨。他走过两条胡同，还没有想起魏成功家住哪里。夜色又浓重了些。从伞穹下望去，巷子里的灯光影影绰绰。来往的人纷纷与小夏擦身而过。他全不认得。

小夏彻底对自己那点记忆不抱信心时，正好站在一家挂着公用电话牌子的杂货店门前。于是他走进去，要当地的电话簿查看。事情变得容易多了，他很快在话簿上查到魏成功三个字，号码是3221940。他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

那边马上有人接，问，喂？

是我。小夏说，我叫夏谦。

是你啊。那边的声音显得平静而高兴，毋庸置疑地说，到家里坐坐。

魏成功的语气,让小夏产生短暂的迷惑,怀疑电话线的那头是一个昨天下午还一块喝酒的某个熟人。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小夏没回过珙城,也没有碰见过魏成功。小夏说,你住在哪里?

你来左家胡同,进去第三个门就是——你不是来过两回嘛。魏成功语带嗔怪。

哦!小夏回应着,恍然记起来了似的。实际上他依然没有任何印象,魏成功所说的两次珙城之行,在他记忆里如同梦游。小夏说,我这就去。

放下电话以后他叫了辆三轮,去左家胡同。一路上小夏记得,在珙城上学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整个班他就跟魏成功处得不错,最后几乎到了同吃同拉的份上。但现在,他只大概记得有这回事而已。小夏很讨厌记忆的这种状态。小夏父亲是地质 891 勘探队的。从小夏记事以来,他家搬迁就没有停止过。他在若干所学校读上一年或者半年,没来得及记住所在班级里每个人的姓名,又得到别个地方去。这是让他隐隐不安的事,在街上,时常有人叫他,他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要是在珙城这个地方待足两年,小夏毫不怀疑,自己会和魏成功这个人处为死党。

县城很小,小得让人看着都有点胸闷。小夏刚从车上走下来,就看见了胡同口的那个人,一只手高高擎起并挥动着,像一面旗帜,又像一把撑开了的伞。那边墙上的灯照见魏成功这人的表情。他很瘦,眼珠子往里面凹。小夏直觉他是个沉稳内敛的人,与当年那个玩伴相比,已经陌生得完全不沾边了。

进到屋里,小夏才知道魏成功已经结了婚。他说,你结婚了?早不说。

魏成功说,好几年了。我比你大一点,工作得早,读中专出来的,

没什么活头，就结了婚。我女人怀孕了，下半年我会有个孩子。

小夏瞥了魏成功的女人一眼，说，看不出来。

你当然看不出来。魏成功快活地笑了，说，你又没有经验，随便瞟一眼就看得出来，还用得着当什么警察？医院B超吃闲饭的？

说话之间，他留意了一下魏成功的爱人。那是一个低眉顺眼，很有小家妇人模样的女人。她端茶送水，然后回厨房，一派乡下人的拘谨，笑得也不太和谐。

魏成功说，我女人叫何莲花——名字是不是很土？他说着打开一盒烟，搬来一只灰缸。灰缸大得就像一只面盆，里面盛满各色烟蒂。

小夏笑了。何莲花这个名字的确是土了点。虽然只是刚迈进魏成功的屋子，小夏还是很纳闷魏成功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女人。一对夫妻，形象上应该搭配着点才行，不能太互补，小夏在心里说，何莲花跟魏成功，形象气质上还是差了一大截的。小夏即使作为一个男人，都看得出来魏成功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不至于找不到更好一点的女人。

小夏提醒自己，别再瞎操心了，这对女主人也是大不敬。

两人抽烟，都把烟雾喷得很花哨，显出功力深厚，烟龄长久。魏成功话不是很多，小夏也一样。两人想叙叙旧，终究说不起势，说着说着就冷场了。毕竟，两人只在一起待了一年多，对于那段日子，两人记忆里都只剩一把把碎片，说出来就没太大意思了。

于是小夏挑明来意。他直截了当地问，江薇薇和你还有联系吗？

江薇薇？魏成功使劲盯了小夏一眼，很不明白的样子，说，怎么想到要问我这个？

没什么，我好像记得你跟她是亲戚，随便问问。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问这事来的。魏成功记起来了，他说，对了，你现在是个警察。怎么啦，未必她是犯罪嫌疑人？

小夏说,没这事。我在公安局只是个文书,不管破案,再说我也从来没破过案。我找她,只是有些私人事情而已。

私人事情?你跟她……

小夏看见魏成功表情怪异,就解释说,事实上我也很多年没见过江薇薇了,她跟我没有关系。我找她,是想打听一个朋友的事情。也许她知道。

魏成功问,谁?

说了你也不认识,那个朋友姓石。

她是我的亲戚,可是早不在县里了,我也有很多的时间没见过她。魏成功点上另一支烟,并说,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她家里人也知道。她早几年就走了……嗨,说句笑话,刚才我还以为你也被她勾了魂。听说被她迷死的男人一堆一堆,传来传去,都说得她很传奇了。她现在长得有那么夸张吗?

小夏说,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一直没见过她,更不知道她长什么样。

这么一说小夏不免有些紧张。江薇薇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就放在他包里,很大也很清晰。他时常会拿出来看一眼,比如刚才坐车的时候。原照片是夹在一个案卷里面,小夏通过私人关系,问小邓借过来看看。路过复印店的时候,小夏就走进进去复印了这帧照片。他甚至有了一些羞赧,因为他突然想起某晚临睡前,自己曾意乱情迷地吻了复印件上的江薇薇。

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小夏心有不甘地问。

不知道。我们两家关系其实不好,不怎么来往。你可以去问她妈,地址我可以留给你。

我又不是办案,不便去她家问。小夏说,不知道也就算了。但我老

觉得,你应该知道她的一些事。

魏成功逗趣地说,随你怎么想吧。我也觉得你其实也很喜欢她。

小夏说,说不上吧。她那么漂亮,如果看见的话我可能会喜欢她。再说,我喜欢过的女人多了,长则三五天,短则几分钟。喜欢过的女人车载马拉,在脑子里幻想一下过过瘾,哪能都往心里放。你难道不也一样?

魏成功认同地点点头,说,看不出来,你也很花的嘛。

小夏不再说什么。沉默,然后小夏说今天就在你这里混一晚得了。魏成功嘴角轻轻扬起来,微笑地说,既然来了,今晚你还想走啊。

小夏就在魏成功家里睡了一晚。魏成功的家很小,只有一间卧室。本来小夏要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可是魏成功把爱人支到她自己的亲戚家睡去了。两个老同学挤夫妻床上。睡下去时还想把过去都翻出来回味一遍,可是小夏对细节总也记不牢靠,总在迟疑,努力回忆,致使说话不断中断。这样说话就有点累,死活入不了味。两人都喜欢裸着身子睡,出于礼貌,各自保留了一件小裤头。魏成功肌肉疙疙瘩瘩,有棱有角,硌得小夏怪难受。表面上看不出来,脱掉衣服,才看见魏成功壮得惊人。小夏不禁有些感叹,说你结婚几年了还那么硬,不见松弛。魏成功说,身体松弛,那是老婆的事。——你当警察的,好像挺单薄的,抓人的事你能干吗?比如说,碰到抓我这样的,你还不歇菜了?

小夏怪不好意思,再次声明自己只是一个文书。不过小夏仍然为自己的这么点肌肉颇为不满,挨着魏成功这种壮汉睡,感到有压力。半夜,小夏做了个噩梦,醒来,发现魏成功睡后翻身,半边身子压在自己身上。他费了些气力才把魏成功挪到一边。魏成功依然熟睡,小夏捏了捏这人的腱子肉,煞是羡慕。

第二天,小夏想继续打听江薇薇的下落。魏成功给小夏写了几个人的地址和电话,都是小学同学。魏成功估计,从这些人的嘴里都问不出情况。小夏把那些人一个不漏地找一遍。他们对老同学小夏的到来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但如魏成功说的那样,他们都帮不上,都不知道那个江薇薇现在的情况。他们知道的还不如小夏自己多,有的甚至不知道魏成功和江薇薇有亲戚关系。

下午四点多钟时,小夏发现已无人可问,便折身去左家胡同找魏成功。半路上有人呼他,呼得很急,在他找到最近一部电话的工夫,那人已连呼了四五遍,每遍都加着119。

是老石的儿子李诚。李诚问,是夏谦吗?

小夏说是。

李诚告诉他,老石病了,他想见见你。

小夏问,什么病?

李诚说,老石还能什么病?老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稍一犯老病就东想西想,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说不见见你他心里放不下,临终遗愿似的。

小夏一直反感李诚张口闭口和别人一样称老石为老石,一点感情也没有。虽然他不是老石亲生的,但老石毕竟拉扯他十多年了。狗养上三天还跟人摇尾巴,怎么李诚这人死活都养不熟啊?这么想着,小夏就说,我在仵城一下子来不了,你先陪他说说话。

李诚说,他死急地要见见你,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小夏说,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鬼才知道。李诚慢悠悠地说,你和他那么有话说,搞不好他要把遗产留给你。

那边把电话挂上了。小夏分明听见他无声的谑笑,终于冒起火来,

用方言狠狠地骂了句脏话。

回柘州前，小夏没忘了给魏成功挂个电话。但电话那头没人接。

车站里很空，去柘州的车上没有几个人。小夏坐到里面，知道车子好半天都发动不起来。于是他无聊地把眼光放到外面，看着下了班的人，匆匆来去，手上提着一擦菜。忽然，小夏又希望江薇薇从眼前某一堆行人里冒出来，首先是她那张脸，然后是她姣好匀称的身段。可是，数分钟后他醒过神，意识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车子忽然动一下，小夏惊醒过来。面朝窗外，他看不见刚才那片天空了。天黑得隐没了很多东西。打了几个哈欠，他看见出甸城的标志在车前灯照射下亮起来，那是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您再来古城甸城，县长余××率全县人民祝您一路平安！他觉得这个县长真无聊，随时以为自己屁股后头拴了一大帮小百姓似的。一天的寻访弄得他格外疲惫，即使刚才迷糊了一阵，也没有多少精神。窗外的夜色在纵容体内那种慵懒的感觉。被这黑暗抚摸，小夏感到了一些惬意。他一直喜欢乘坐夜车，随着车的行驶，随着外面黑色一成不变的移动，仿佛是持续地进入某物隐秘的深处。

二 老 石

小夏回到柘州,已经很晚了,打了个车去看老石。老石家在北郊。那是一幢建在半山上的私宅,爬了漫长的台阶,看得见两层小楼,外墙涂满了白垩,经年的积尘使房子看上去挺脏。进去了,一楼摆满麻将桌,坐满许多神情呆滞的牌手。李诚和他的妈都在,看了一眼来人,又勾下头。小夏上到二楼,二楼弥漫着鸡粪的味道,还有药味。

他打开一扇门,老石正在给一只冠如豆荚的西贡鸡敷药。老石看一看小夏,腼腆地笑一笑,说,可惜你白天不在,佛头帮我赢了两千多。操他妈的,纯种的鬼子鸡就是好。

小夏无奈地看看老人与老人怀里的鸡。佛头是那只鸡的名字。老人的每一只鸡都有名字,而且都跟他姓石。然后小夏说,不是说你病了?

哦,老石一愣,反应过来就说,刚刚才好转过来。

可是你说你刚才斗鸡。

老石被戳穿后十分老到地嘿嘿两声,也懒得再编下去,摆明了说,我知道你去了仵城,怕你不来,要李诚这么编的。

小夏拿这个老头没办法,突然想起来以前常听人说,老小老小,人老了往往会重新捡回些小孩脾气。看来是这样的。

老石丢给小夏一包中华烟,以庆贺他那只鸡获取的胜利。小夏无奈地抽起烟来。这不是头一回,老人经常做出些让他难堪的事。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老石上街看见了一个戴白帽的外地人一手牵一匹毛都掉得差不多了的骆驼,另一手拿一部拍立得,招徕走过路过的人和这牲口合影,每张照片十块钱。生意不错,很多人站在老骆驼面前搔首弄姿。老石一时性起,给外地人两百块钱,要骑着骆驼玩两个小时。外地人觉得划算,就教老石怎么骑骆驼。骆驼肯定是比老石还要老,服人摆弄,走得又慢又稳。老石骑上一阵,过足了瘾,而两个小时还没到,他一下子就想,应该让小夏这个小朋友也骑一下。他认为小夏肯定没骑过,也应该过把瘾。于是老石把骆驼骑到市公安局门口,大声地叫着小夏的名字。小夏没有出来,傅副局长出来了。傅副局长叫他下来,提醒地说,这是公安局。老石说,我又不犯法,我是来找人的,我找夏谦。傅副局长说,你骚扰了我们的工作你知道吗,这不是玩的地方。出于职业习惯,傅副局长语带威慑。

老石听着这种语调就很不乐意了,他说,不行的话你拿枪打死我。

小夏不在。老石把傅副局长噎在那里,拍屁股走了人。副局长只有拿小夏撒气,教训了三通方才罢休。

这个晚上,老石是想要小夏陪自己去钓鱼。他刚用内胎扎成一个漂浮物,急于要试它好不好用。小夏说,我很累。我刚从仵城回来,得睡一会。

你真差劲,年轻人。老石很不屑地说,当年抗洪的时候,上面紧急来任务,我连续开车三天没合眼,完了回家还要把老婆搞一通才睡得下。你,嘁!

小夏被老石说得不好意思。老石也许夸张了点,但他的确做过省级劳模,和华国锋合过影。老石爱跟别人提起那帧合影,他总是说,我

在左边华国锋在右边。实际上这左右之间夹杂了几百号人。老石现在的外号还是“劳模”，年月久了喊起来有些变音，听着好像是在叫“老莫”。很多人以为他姓莫。

小夏说，我是不能和你比。现在，我一定要睡一觉。我眼皮有磨盘重。

老石又说，你真差劲，一说你不行就你自暴自弃。这样不好。你才二十几岁，这样不好。

小夏说，不管怎么样，我要睡一觉。

到车上睡，就算给我搭伴。老石不依不饶地说，今晚你要听我的——我把宵夜都准备好了，有你喜欢吃的扒猪脸。

我不喜欢吃扒猪脸，是你自己喜欢吃。

那你就睡觉，睡到车上。老石说着已经给鸡弄好了药，放进笼里。他随便揩揩手，拉着小夏往屋外走。

小夏不好再说什么。他知道，这一晚，要是老石不玩一玩新弄好的漂漂筏，搞不好会憋出病来。于是就上了车。

老石晚上更来劲，一路把车开得风快，自北朝南穿过这个不大的城市，再往东去，开往明河的铁堰那一段。老石想和小夏说些话，小夏一直在打盹。老石没话可说，于是又骂起自己那个离家出走数年的儿子。老石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叫石红卫，一九九六年出走，一直没回来。老石没事就拿这个儿子骂着玩。

老石说，他从小就他妈跟我不亲，我长什么相他偏不长什么相，狗日的存心气我。

老石说，小杂种十五六岁就和小女孩乱搞，害得老子那阵眼皮直跳，怕自己哪天一不小心当了爷爷，出家丑。小杂种到了二十七八，又他妈不想结婚了，存心断掉我后路。

老石说，他一声不吭就走了。他以为我会很难过。他想错了，我只后悔，当年就不该生他。

小夏我跟你讲……我跟别人都不说，只告诉你……老石又说，这事真不好说。我以前那个老婆——她她她爱偷人。她天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偷人。我他妈看走了眼，小杂种根本就跟我没关系。

老石说……

老石还说……

一开始听见老石说起家里的这堆事情，还挺有趣，耳朵支起来老高。现在不行，小夏早听得不鲜了，自顾打盹。他没法老让自己对重复的情节感兴趣。小夏累得过头了，反而睡不落觉，于是稍稍坐直些身子，点上烟，看看车窗外。黑暗中一个个亮点闪过，那是散落在路边的一些单独人家。

没有小夏接下茬，老石也骂得无聊，不久就安静了。

老石安静下来后，小夏就想起以前的一些事。

若干年前他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回柘州等待分配。单位和毕业生们见面那天，他闷闷地坐在角落里等待着某个领导的赏识。却只有一个穿警服的老头走过来，问问他的名字年龄，还有别的一些基本情况，末了叫他在纸上写几个字，写“为人民服务”。就这五个字。老警察拿着写字的纸走了，走时什么也没有说。小夏就想，可能自己的态度令对方讨厌了，我似乎应该嘴巴甜一点。他估计公安局不会要他。转而他又自我安慰地想，自己并不适合做警察。

过几天，有电话通知他去公安局报到，他就这样进去了，找得一份工作。后来他听说，能分进去，是因为老局长评价他“字写得蛮不错”。

警察小夏其实是个文静的人，从小嗜好钓鱼。那时他常去镜河湾处垂钓。一开始那里还很有些人，三三两两坐着，守着竿子望眼欲穿地

看着镜河流水。镜河里的鱼特别少，经常一天只钓到几条小小的青鳊，拿去喂猫也只有半顿。后来，城里兴起付费的小钓鱼台，二十块钱一根竿子在小池里钓半天，凭本事，在规定的时间内钓到多少斤都归己。耐不住的钓鱼好手们渐渐不愿上镜河湾里喝风了，在河边钓鱼的人所剩无几，并且还在减少。

直到前几年，小夏常去的地方只有他和一个胖老头。老人穿着还讲究，那一阵天热，他头戴软檐白帽，上身是白衬衣，下面一条军绿色裤子，搞得小夏当他是退休军干。这地方的人普遍不重衣着，特别是老头，一个更比一个会糟贱自己。所以，小夏对这个爱体面的老头预先有了几分好感。由于彼此陌生，两人一开始说不上话，都沉默地钓鱼。但河滩实在太广阔了，小夏和老人像是被随手抛到这里的两枚卵石。于是，两人不知不觉就挨近了坐，互相看得见钓线上的浮子——这是无意的，两人每次都去坐原来坐过的石头，并不移动，可是慢慢地就挨近了。终于，两人挨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免不了要开口说说话。

其实，说话常常也是钓鱼的一部分，且说且钓，且钓且说，交流一下经验，说说家事，天南地北，这才会钓出滋味来。纯粹地守着鱼竿会是非常无聊的。

那天，是老人先开口问小夏。他问，都钓着没有？小夏说，上回钓得几条。小夏也回问了一句，老人说，兴许后天能钓到。两人相互看看身后的小桶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半桶清水，便笑了。

老人说，我姓石。你叫我老石好了。

小夏说，我姓夏。

这样，两人就算是认识了。

后来镜河边开了家什么厂，这一带的水受到污染，长出很多蓝色水草，到夏天的时候无缘无故发出臭味。两个钓友只得放弃那老地方，相